

江北区庄桥街道北面的童家村，东与329国道相连，西通宁慈公路，山清水秀，能人辈出。作为江北保存最完好的祠堂之一——童氏宗祠，立于市井之畔，在经历风雨沧桑、阅尽人间春秋之后，仍向人们显示其昔日的风采。樟香讲堂、好人墙、党员风采……历经百年，如今童家村用好家风滋养着一方百姓。童氏宗祠在经历一轮岁月沉淀后，“文明童家”的新风美德正在悠然展开……

江北童家村：家风徐徐传清廉 百年祠堂育新风

童氏宗祠如今扮演着“议事堂”的角色。(徐欣 邵家艳 摄)

本报记者 徐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邵家艳

人杰地灵 能人辈出

走进童氏宗祠，如同欣赏一卷绵长的历史画轴。推开宗祠的大门，仿佛推开了一扇属于童氏族人的记忆大门。

“旧时，宗祠对于族亲们来说是威严与公平的象征，就连夫妻吵架都会来到宗祠评理。如今，虽说宗祠的功能不同以往，但它仍是落叶归根的‘魂’，现在已成为传承文化，延续优秀族训、家风的好场所，也是

村民议事的民主讲堂。”曾在童家村任职17年的老支书林亨说。

童氏宗祠里，可以见到很多杰出人物的故事。我国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童志鹏，旅美画家童建人，北大教授童坦君，爱心大使、演员童蕾……他们都是童家村的骄傲。

“以仁厚立心，以孝悌律行”，这是童家村的前辈对于后辈的期望。历经时光洗礼，百年来，童家村好家风蔚然成风。

崇尚美德 源远流长

“童市街”“童市镇”是“童家街”旧时的别称。据记载，童家“起市”已

逾两百年。平常人家里有蟹浆已算是“上食”，大部分人家只能温饱，但富家“日食万钱”不乏其人。见之差距，族中有识之士便建议富人“铜钱自己挣，用时也要省一省”。富人听后觉之有理，其后，“节约风”盛行，有钱人乐于助人或助于修路、造桥、建学校。

如今的“童家街”虽不如过去热闹，但老街风采依旧。小贩骑三轮车上街设点摆摊，有蔬菜、豆制品、海鲜等，方便村民购买。

好家风带动了好村风，好村风更带出了好民风。前不久，刚入选中国好人榜的“爱心理发师”郑兴昌，开店46年救起12名落水儿童的英

雄事迹，让人啧啧称道。

村民说事 和谐民生

如今的童氏宗祠，更多地扮演着“议事堂”的角色。从去年12月起，每月的25日，童家祠堂内的樟香讲堂里，“村民说事”活动能招引来不少村民。

村民们会根据实际，提出不同的诉求。例如村里的大货车乱停放，于是大家一起商讨安装限高栏；全村主要路口需要安装监控摄像头，安装在哪些点位则成了关键，于是大家纷纷提出意见与建议……一项项或大或小的民生问题在樟香讲堂里被一一解决。

说大事、说实事、说难事、说好事、说要事，“村民说事”就像给基层治理加上了制度落实的“催化劑”。一切公开，一切协商，一起敲定，一起评议，更重要的是，把“村民说事”与集体经济、村社环境、社会稳定、干部廉洁等村务相结合，与涉农政策资金补助相挂钩。

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家风好，家风好则民风淳。在童家村的村民中，46人是共产党员，在村务中发挥着带头引领的积极作用。在扎实推进“三改一拆”工作中，老支书林亨起到带头作用。村口雨棚拆除，党员蒋伟农坚决拆除自

家的乱搭乱建……这般举动与童家村“两委”班子长期以来坚持正村风、带民风、树家风的做法分不开。村“两委”班子“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定期开展文明户、美丽家庭等系列评比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讲家风、晒家训，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清廉家风建设中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6年来，面对不同人群的不同诉求，她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她创新地提出“5E调解法”，每年成功调解近百起纠纷矛盾。她就是海曙区古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张红萍。近日，她荣获“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张红萍：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谐使者”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王超 曹晓岚

古林镇有30个村、社区，面积47平方公里，最远的村到古林镇调解中心近10公里，乘公交车需要近50分钟。在张红萍看来，无论是邻里间琐碎的小摩擦，还是人命关天的大冲突，都是群众关注的切身利益，都需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将心比心，找出矛盾根源，耐心化解。2012年，张红萍来到古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担任调解员。在工作中，法学专业毕业的她除了运用已有的知识，还不忘“充电”，不断学习研究新出台、修订的法律。2016年她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将心理疏导技巧运用到日常调解工作中。

2017年初，一对夫妻带着儿子来到张红萍办公室，妻子怒斥丈

夫出轨多年，对家庭不闻不问，冤枉儿子盗窃，导致儿子脾气暴躁，决心与之决裂，现场争吵声一片。在一旁仔细聆听的张红萍敏锐地察觉到这对夫妻婚姻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缺少沟通，情感信息严重不对称。她运用心理疏导技巧，引导三人说出心中的“亲情”，巧妙地打开了这一家人的“心门”，三人怨恨的泪化成委屈的泪，情绪舒缓了很多，矛盾也缓和了。

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张红萍还提炼出自己特有的“5E调解法”：充分调动element(要素)、legislation(法律)、emotion(情感)、help(帮助)、teamwork(团队)五个方面进行调解。

今年春节前夕，古林镇某村发生一起煤气中毒死亡案件，双方当事人对责任划分存在较大争议，案件一度陷入僵持，矛盾一触即发。



图为张红萍(左二穿白衣者)在调解。(陈朝霞 王超 摄)

在调解过程中，作为该案主要调解员的张红萍向参与调查该案的民警、事故发生地村干部了解案情，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确立了初步的调解方案。同时，发动民警、村干部和调解员成立调解“专案组”，共同参与调解。一方面，张红萍安抚沉浸在悲愤情绪中的家属，引导他们理性维权；另一方面，对另一方参照比对相关案例进行劝说。最终这起重大纠纷得以和平化解。

2017年底，张红萍还利用镇、村(社)两级共31个微信群，公示调解员名单和调解预约热线，带领团队推出“线上预约、线下调解”的人民调解“O2O”新模式，对存在特殊困难的当事人，派出调解员上门调解，实现了“在家预约，上门调解”。至今，古林镇调委会通过预约形式调处案件

100余起，张红萍一人上门调解纠纷20余次，调处案件13起，成功率达100%。

翻开6年来张红萍调解结案的卷宗，能看到一问一答间，她考虑问题既着眼大局，又注重细节，分析矛盾根源透彻，应用法规政策准确，还将心理学知识巧妙运用其中，能准确理清纠纷当事人利益平衡和诉求结合点，精彩的调解智慧和技巧让人折服。对此，她坦言：“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将大量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排除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群体冲突等社会不稳定因素，我的工作便很有意义。”



石浦渔民发明新型救生雨裤



叶建峰穿着救生雨裤在水里试验。(沈孙晖 金旭 摄)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金旭

穿上一条造型独特的雨裤，往水库里一跃。入水后会迅速浮出水面不再下沉，轻松划回岸边……像这样的试验，叶建峰已经做了几百次。近日，叶建峰向记者展示了他设计发明的新型救生雨裤。

叶建峰是象山石浦人，今年40岁，曾捕过四五年鱼。“我曾有两名亲人不幸在大海中遇难，内心触动很大。”他告诉笔者，渔民在海上作业时常规要穿救生衣，但很多人觉得碍手往往不穿，以致发生一起起安全生产事故。“但渔民作业时必穿雨裤，如果雨裤具有救生功能，那就能全天候保护渔民了。于是，我就有了把救

生设施结合到雨裤中的想法。”叶建峰说。

从三四年前开始，叶建峰四处找资料，并对照国家、国际救生产品标准，自行研究救生雨裤。“失败了数百次，经常这项指标达标了，另一项指标够不上标准。”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叶建峰终于成功研发出第一代救生雨裤。

据介绍，该救生雨裤使用的材料防火防水防刮，还配备了SOS灯光信号、救生哨。“我针对海上和内河，分别设计了不同的雨裤。比如海上风浪大，海水具腐蚀性，救生雨裤所用材质的紧密度、耐腐蚀性更高，能确保72小时内雨裤浮力下降不超过5%。”叶建峰说。

笔者看到，该救生雨裤前内侧有一个气囊，连接处有个打火机大小的装置。该装置为压缩气瓶和水溶开关，遇水后会瞬间向气囊内注气，使得气囊变成枕头状，落水者借此浮在水面上，从而使人员救援更迅速，海上生产更安全。“在充气救援后，雨裤可以重复使用，大大降低了使用成本。”叶建峰放完气囊气体后，不

到一分钟便重新安装好了压缩气瓶和水溶开关。

“每条救生雨裤的成本近200元，更换一次压缩气瓶和水溶开关只要40元。我拿给一些渔民朋友和同行试用，大家的评价很高。”叶建峰告诉笔者，在第二代救生雨裤中，他添加了自发热功能，可为落水者提供8小时的供暖，“目前正在研发第三代产品，为了使海上救援更具效率，这次救生雨裤中加入GPS电子定位系统，该系统可设置电子围栏，一旦渔民脱离船只落水，船上警示系统就会报警。”

目前，叶建峰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救生雨裤的发明专利，并注册了商标。“我已将产品送到国内权威的船舶社武汉船舶救生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同时工厂也在生产，待检测通过后产品便可上市。”他告诉笔者。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贾默林

陈兆红：榫卯之间 木艺流芳

走进陈兆红位于镇海蛟川街道的工厂，周身被木材的清香环绕。“看，这100多年前的雕刻构件多么精致细腻，现在的木匠已没这手艺了。”老陈向记者展示他正在修复的一张清代七弯凉床。

今年55岁的陈兆红是舟山金塘人，18岁便拜师学做木匠。凭着刻苦学习，他很快掌握了传统家具的制作技艺，30多年来，一直醉心于甬式传统家具的

工艺创新。甬式家具业内称为“甬作”，以骨木镶嵌、朱金漆木雕等为特色，与“京作”“苏作”“广作”并称为明清中国传统四大家具样式。在陈兆红看来，“甬作”家具的灵魂是榫卯结构。

“以前，榫卯结构做得好不好，直接衡量一个木匠的手艺。”老陈说，好木匠做的榫卯严丝合缝，不用任何胶水，家具组合得非常牢固，失去了上百年都不会坏。这些年，随着家具的流水线生产，尽管很多中式实木家具也使用榫卯结构，但或多或少要用胶水来辅助，失去了“原来的味道”，而且使用寿命大打折扣。

如今木匠的手锯被电锯取代，有了电刨子，当年笨拙的手工雕刻方法，现在用雕刻机几分钟就能做好。比如做一把圈椅，按传统方法由一个木匠“一手落”，与流水线制作方式相比，人工费要贵一倍以上，而效率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陈兆红说：“根本没办法比拼，这也是传统手工艺日趋式微的根本原因。”

传统家具的“内在美”，需要匠人静下心来做，不能浮躁。但同时，陈兆红又大胆革新工艺，利用现代加工设备让家具制作更为精巧规范，且美观实用。“机器加工的构件更加精密。有了机器，还需要手工的配合，让榫卯联结更为紧密，把传统家具的‘魂’留住。”

20多年前，陈兆红就发明了全国首创的“线木机”和“异形木线条机”等设备。这些年来，他在甬式木艺技术领域取得73项发明专利、156项实用新型专利、96项国家级外观专利，成为镇海区“专利大户”。2017年，他

和宁波家具设计大师胡镇兆联合制作的“甬式圈椅三件套”，在第七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奖，展示了传统家具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完美结合。不久前，陈兆红的“甬式家具榫卯结构”被列为第五批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兆红对用东非黑檀制作的家具情有独钟，不用上漆，只要细细打磨便光可鉴人。“家具是会呼吸的，做好之后要摆上两三年，完全定型了才能上市。”陈兆红说。

如今，在中式家具行业，像陈兆红这样还在坚持用全手工打造，保留原汁原味的实属凤毛麟角。老陈说，因为制造成本高，只能少量定制。老陈在公司正堂上悬挂了一副对联，上书：“曲尺能成方圆器，直线调出栋梁材”，折射出一个老木匠对传统技艺的执着。“好的东西，一定经得起时间的沉淀。”陈兆红这样说。



陈兆红展示榫卯构件。(余建文 摄)